

1.

六月，艾啼城。

老先生白发苍髯，仙风道骨，两指点在我脉门上思忖须臾，突然惊惶大叫：

“算不得！算不得！”

城里的路人尽皆回过头来望。

这老先生传闻长了一对天机眼，可观天下间所有“量”。张三家老爷还有多少阳寿，李四家里剩了多少银两，王五脸上到底有多少麻子，他一眼瞥过去，都看得清，算得准。

我说：“老先生，什么算不得？”

先生说：“你这命数算不得。他人之龄，是变量，你现在的年岁，却是一个常量。”

我心中一凉。

我说：“常量也是量。先生能否让我一知，我到底年岁几何？”

先生说：“零...零岁。”

我把银锭在桌上一拍，起身鞠躬说：“谢了。”

我转身离席，提起我的酒壶。那里面装的根本不是酒，是温了的茉莉。我装着豪饮的样子大口大口的灌着茶，铜钱在我袋里晃出脆响。

我冷笑一声，这些年过去了，连天机眼都没看破的东西，我却早已看的清清楚楚。

2.

要真的讲讲我所看到的東西，还要从八年前说起。

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到艾啼城。

八年前，我第一次踏进城里的摆渡码院，最后鼻青脸肿的跑出来。

当年的我码学初成，自觉天下代码之道无非 C++/Java/PHP 之流，也不过尔尔。而后觉得摆渡码院名镇一方，是天下几大名院，不妨一试。

而且，我不能让小慕一直就这么晃着。

小慕我在老家就认识的姑娘。

是个好姑娘。

我想她一介女流，却偏要来当码师。我三番五次都没甩开她，她却死缠烂打的要跟我学艺。我始终没明白，跟我这种人能学个什么劲？

后来一想，罢了，既然她要学，那我就考个名分，让她跟我混这些年也真能学点东西。

“代码摆乾坤，赤心渡世人”是摆渡码院的院训。我自觉天资聪颖，又博采众长，初试之前只把这院训完完本本的背了一遍，就排到那浩浩荡荡的初试队伍之中。

队伍前面时而传来几声锸斤拷，时而飘来几句烫烫烫。我心中暗笑，这都是些毛躁的小子，不值一提。

我势在必得，等轮到我时，试官大手一挥，问道：“小子，知道什么叫‘存’么？”

我只微微顿了须臾，那黑大汉就一拍桌子怒喝道：“存都不晓得？我来教你！天地万物，若想施展代码，无一不需要‘存’。这码师想放出哪怕半条代码，没有存，也是万万不能的！码师体内的存是为‘内存’，码师体外的存是为外存，你知晓了？”

我的确不晓得。因为从小大，我都是东摇西逛学点代码的旁门左道，除了自懂事起就带着的一本破书，还从来无人指点过。谈起来，只能说为师从自己，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正规的解述。

试官说：“小子，去看看院外的影壁上写的什么。但凡入院，内存不得低于十。我一眼打量，你身上的存，连一却还不到！”

我对试官所说闻所未闻，但却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。

我说：“你说的我没听过，但一般的码师打不过我。”

试官说：“我就出一根手指输码，你若能胜我，便让你入院。”

我说：“可。”

我施展起学过的“构造”法，疯狂地构造着火焰。每构造一点小火星，就感觉身体有一刹那的精疲力竭。如果这就是试官所说的“内存”，那么怕我是真的贫瘠到可怜。

但那种疲乏感转瞬间就消散，然后又出现，如此反复，火焰却不止息。火团在我面前越聚越大，一团三丈多高炽热滚烫的炎球从我掌心脱出，差点烫焦我的头发。

试官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只知道一个赶紧一个闪身。要是躲避的再迟片刻，就险些被烧成焦炭。他吓得声嘶力竭的哭嚎，结果十几位码师从院门口各处飞起，对我一阵代码的狂轰滥炸。

我当然打不过。

他们饶了我一命，罚我不得踏进摆渡码院半步。

3.

那一事之后，城里传的风言风语。

艾啼城本就是国中大城，要城。不单单有好多皇亲国戚的子弟在此修习，更是藏龙卧虎，能人辈出之地。而我去的摆渡码院，恰巧又是城里赫赫有名的大院。当天排队的众人，更是把那日所发之事，一传十十传百。

传到最后，街头巷尾都是些不着边际的流言。

“听说没有？一个十几岁的黄毛小子挑战摆渡码院三十二大至尊码师，本来三十二位大码师从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把他团团围住，你猜怎么着？这小子一招‘归并排序’，齐刷刷把所有码师穿成了糖葫芦。”

“哼，那算什么。我听说，这小子掌握了 Java 流的‘垃圾回收’大法，吸天地间浑浊废物为自己所用，内存源源不尽，硬是把几十位码师活活耗死。”

我听罢心中只得暗笑，还好当日无人记得自己的面庞，否则真成了烫手山芋。

几日下来，我看了城里各大码院的简章，那试官虽实力不济，却未曾欺我。无论哪个码院，尽皆要求入院者内存在十以上。我回到城里置办的宅子，想着我拿着一本破书，寻了歪门邪道这么久，却连一个码院也考不进。

小慕问：“所以呢？你要万念俱灰，然后流落街头了？”

我说：“没有，我心里美得很。既然去不了码院，干脆就不去，一个人逍遥自在，不是蛮好的么。”

小慕是个有点单纯有点痴的丫头。我想她长得这么水灵一姑娘，怎么就不能找个好人家嫁了呢。讲给给那个功成名就的大码师揉揉肩膀捶捶腿，就跟江湖上传言的鼓励师一样，专给码师当个开心果，不是挺好么。

一个姑娘家，干嘛要跟着一帮糙汉子，学些整日要见刀兵的东西。

再说跟着我学码术，真是瞎了眼才能找的师父。但这些话我不能说，最起码我不能跟小慕说。

小慕说：“你真这么想？”

我说：“真这么想。你看，你跟我学了这些年，会因为我没能去码院念书嫌弃我么？”

小慕摇摇头说：“不会。”

我说：“那就对了。你说不会，我就没事。之前我教你的构造法，现在再给你演示一遍。”

说完，一道如虹的水瀑从我的掌心窜出，在头顶五六丈高的地方绽开。

小慕看着那水瀑，又看看我，只是嗤嗤地笑着。

我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她说：“笑这水长得好看。”

我说：“这水不好看。”

她说：“那就笑你长得好看。”

过多少年，小慕都会是那个小慕。跟在我身后，笑的很傻。

4.

小慕的存看起来深不见底，我让她竭力构出山石，结果活生生在后院堆出一个小丘陵，而她显得依旧气定神闲，没有丝毫疲倦。

我想起小时候小慕也是这么练功的。那时的她和我一样，一次只能弄出弹丸大小的石块。过了三五年，我还是一次弄一个小石块，只不过她一次能生生沉下一座山。

如果我的存是一泉池水，那小慕简直就是辽远无际的汪洋大海。

她练功的时候，我又翻起我那本没来头的破书。书里又有一些艰涩的表述让我云里雾里。

“这‘内存回收’的功法，怎么看上去如此奇诡？”

我想起这些年道听途说的功法见闻，还没有一种奇功可以随意收天地万物之存为自己所用。而且这功法机理之玄妙，手段之反常，更是令人捉摸不透。

正当我百思不得解时，看见后院的小丘已经把篱墙没过了，而且还在从山顶一层的铺下石头，就像一层青墨色的流瀑。

再让小慕练下去，估计整个宅子都要被压在这山下面。

我抬头喊着：“小慕！不要再练了！。”

小慕这才停手，几步从山顶上跳下。

我看着后院的一座山岭直发愁，后悔为什么当时没让小慕弄一些容易打扫的东西出来。什么风水火的都好，偏偏个要让人家弄石头。

我问：“小慕，累么？”

小慕那活分的神情看上去就没有半点劳累的意思。她说：“不累，我去泡茶。”

小慕功法，像是永远不会变的。小时候她就喜欢喝茉莉，到现在还是喜欢喝茉莉。所以她的茶，肯定还是茉莉。

我说：“那好，今天就先练到这吧，剩下的部分...”

我话音未落，就听见宅子外面传来刻意藏着的脚步声。

只可惜两耳机敏，那脚步欲藏却没藏住。

我扯着小慕的衣襟说：“你去屋里藏好，没有我发声不要出来。”

小慕说：“明白。”

几队束着黑衣的人从宅子门口闯进来，指着我院后的那座小山问：“这山是小子弄的么？”

我说：“不是。这屋子还没建成的时候，这山就有了。”

领头的黑衣男人唾了口唾沫说：“放屁！我眼睁睁看着半个时辰不到的功夫拔起一座大山，你跟老子玩什么花样。”

我笑笑说：“那可能是这位爷您眼花了。”

领头从胸口掏出一块牌子说：“少跟我臭屁。我是艾啼城的码师卫，专察那些行为不轨的码师。你要是做了什么违法乱纪的勾当，劝你快快从实招来。”

我一看那牌子的编号，当时就认了怂说：“这山的确是我弄的。莫非您就是外界所传的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无处不在又无处在的第四零四号...码师卫。”

四零四说：“别跟我玩这些溜须拍马的虚招，老子不吃那一套。你晓不晓得你弄这山犯了哪条规矩？”

我满脸堆笑说：“不晓得，还望兄台指点。”

四零四说：“我看你毛手毛脚，估计见识也短。老子告诉你，这山算是违章景观，外存垃圾，得三五位精通回收数的大码师来才弄得干净。而且你小子又滥用构造法，罪加一等。”

我说：“兄台，你说我造山是违章景观我懂，可构造法这个东西怎么算滥用？”

四零四白了我一眼说：“一窍不通！去看看艾啼城的城规，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‘构造法所造之物，不得超过七尺见方’。你看看你造这东西，有几个七尺了？”

我说：“小的明白了。敢问下这山是怎么个处罚法？”

四零四说：“再过一个时辰，我们就把你这宅子围起来，等到大码师来了，再做决断。你跟我还能讲讲道理，跟要来的大师可没道理能讲。”

刚说完，四零四就凭空不见了。

5.

随后，我跑到屋里跟小慕聊了聊天，恍然间听见屋顶一声炸响。

几串浅绿的代码残光从屋顶上泻下，一位身形挺拔的中年男子赫然站在我屋顶上。

底下的黑衣人议论纷纷。

“这就是名镇今朝，摆渡码院的大码师，无名无姓，单号一个‘空’字。”

“听闻其作风凌厉，码术高超，没想到今日真得一见...”

我一听到摆渡码院，心就一阵寒意。

空大师从屋顶上踉跄跳下，摸了摸那山石问：“建这山的人，跟我走一趟。”

我说：“大师，正是我。”

空大师瞥了我一眼，冷笑一声说：“你？你内存还未成一，谈何造山，怕是连一块石栗都造不出。造这山的一定另有其人。”

他左手一挥，像是有一股无形的巨力扯着屋里的小慕，她发出一声柔弱的惊叫。跌跌撞撞的倒在的倒在地上。我连忙把她扶起。

空大师笑笑说：“恐怕造山的就是这位姑娘吧。”

我说：“大师，造山的真是我，不信我现在再造一个给你看。”

空大师完全没有听的意思。他双手合十，一根修长的银针从手中脱出，银针似离弦之箭向我飞来，尖锐的破空声凌过我的耳畔，我连忙抱着吓呆的小慕闪到一边。

银针擦着我的耳边飞过，我说：“小慕，不怕。我一会就带你走。”

小慕把额前的头发理顺好说：“我不怕的。”

那银针发出嗡嗡的震响，悬在我的身旁。空大师摇摇头说：“小子不必挣扎了，你把那姑娘给我，我又不会伤人性命。”

我起身冷哼一声说：“大师，你得先能打过我，再谈这姑娘的事。”

空大师伸出一指说：“你以为我的码术只是丢出一根银针么？”

说完，空大师的手指缓缓转过方向。

周遭的黑衣人惊呼：“不好！这是空大师的成名绝技，‘空指针’！”

话音刚落，空大师一指指向我身旁的那根银针。

突然间，一层层的代码洪流在那根银针周围凝聚，隆隆的雷声从里面泛起。我又听见大风的撕扯声，足以让山河屏息。脚下的砖石像是在飞速坍塌，天际如临夜幕。

我连忙双手竭力造出一团风火向后喷去，一片爆响和火光中竟不知飞向了何处。

6.

我醒来时，小慕原来已经等了我良久了。

我说：“小慕，你身上没受伤吧？”

小慕说：“我没事。有你，我大多都没事。”

过了今天空大师这事，我真的不敢对小慕下太多金重的诺。我只能说：“小慕，你也别太信我。这世上有好多事，是我咋样也摆不平的。到时候你就赶紧跑，懂么？”

小慕捏了捏我鼻尖说：“你摆不平的事情，加上我，怎么都摆平了。”

我说：“小慕，你是个聪敏的姑娘。今天空大师手一指，练了一招空指针把咱家宅子炸了。明天就有不知道哪个混人，玩什么变量左右互搏之术把我炸了。你看清楚了吧，当码师，天天就是打打杀杀的。我劝你...”

小慕打断了我：“你劝不动。”

我说：“你看你这丫头，我还没说劝什么呢，怎么就劝不动了。”

小慕说：“你什么都劝不动。我偏要跟你。”

小慕啊小慕，你怎么不听劝啊。

我长叹一声说：“也罢。先找个地方落脚吧。”我起身一看，原来我们两人被炸到了城郊的林子里。天色也不早了，不知晓能不能在城中找到住处。

我带着小慕几经周转，好不容易找了一家还没打烊的客栈。

我赶紧从腰间盘出几两碎银子说：“您看看，这些银两够不够。”

店小二说：“这位公子，银两倒是绰绰有余了。但是您看看这店里的套房，全都满了。现在连装草垛的屋子都住了人了。没看见我们客栈门口的牌子写的什么么？”

我还真没注意，一回头看见了那个牌子，上面赫然三个大字“栈溢出”。

我说：“我知道你们客栈溢出了，那屋顶有没有地方？”

店小二说：“你要住屋顶？”

我说：“屋顶也成，什么地方都成。”

店小二大量了我两人说：“两位若是能上得去，屋顶就给你们住了。不要银两。”我没理会最后店小二那怜悯的眼神，抱着小慕几步跳上了屋顶。

小慕说：“屋顶好像还不如睡在草垛上。”

我说：“咱们不是找舒服地方，是为了躲那帮混人。你想想看，谁能想到一般人会睡屋顶上。这样空大师那帮人一时半会就找不到咱们了。别说空大师了，我想天下除了我还没人能想到客栈屋顶的地方。”

风里突然传来哗哗啾啾的爆响，一个人形突然在我身前显现出来，是四零四。四零四真是无处不在又无处在，根本捉摸不透。

四零四说：“你小子又落我手里了。”

我连忙回身对一脸茫然小慕说：“这不算，他是撞了大运找着的。”

四零四把我推到一旁，向前跨一步说：“你小子还带了个姑娘？”

我开始在脑海里构想之前所学的所有技法，因为感觉四零四怕是要对小慕不善，随时可能擦枪走火。

我说：“四零四大哥，只要你不加害这姑娘，什么都好说，我跟你走。”

四零四大手一挥说：“我没想到你这个油嘴滑舌的小子还能骗个姑娘跟着。我想来不伤女人。但我可告诉你，空大师带着一大帮人在满城找你，我不抓你，也帮不了你。”

四零四说完，又消失了。

小慕问我：“刚刚的大汉是谁？”

我顿了顿说：“恩人。”

7.

那夜之后，我带着小慕远走高飞，跑到了千里外的边陲小镇安身。

虽然与艾啼城有千里之遥，但我的骨子里，依旧是一位码师。

不单单是我的骨子里，小慕的骨子里，那深入骨髓的，本质是跟我一样的东西。

我时常想的，人人都说天地万物无一不是代码所成。那人呢？我跟小慕，也是代码一样的东西么？

遍布于天地万物的存，到底又是什么呢？

那几年日子里，我把手里那本破书读的通透，像是悟到了什么，又像是忘了什么。

我总感觉，我越碰触这世界本真，我的存在就越虚无...就好像把码术练到极致，我就要不复存在一样...

但我还有小慕。

这世上除了码术，我还剩一件东西，就是小慕。

小慕还在屋后给我沏茶，还是一壶温热的茉莉。她喜欢自己把新茶烤的暖香，然后两指捻着茶叶问我：“喜欢茉莉么？”

我说：“喜欢，小慕的茶都喜欢。”

我想了想跟小慕说：“小慕，要是有一天，我不在了，你还能好好活么。”

小慕思忖了良久，然后很认真的说：“我还能活。”

言下之意，是未必能好好活了。

我摸着小慕的头说：“没事，小慕。就算我不在了，像四零四大哥一样，天下还是有善人。”

小慕问：“天下善人多还是恶人多？”

我仔细想了想，答：“善人多。”

小慕又问：“那你遇见的善人多还是恶人多？”

我笑了笑说：“恶人我懒得记，所以还是善人多。”

刚说完，天空又传来一声炸响。

黑云压寨。

这一次，是真正的几十位大码师在天上高悬。

冥冥之中，有玄音如洪钟大吕从天上降下，坠入我耳畔。

那声音说：“小子！你辱我院规，伤我院师，竟仓皇逃至此处苟且！今日一来，必取你性命！”

说完，几十位码师从云端风驰电掣而下。我对着身后的小慕喊：“快跑！”

第一位来战我的码师向我砍过一刀，那一刀我躲过，却从残影中劈开第二刀，第二刀还没砍完，第三刀的残影又顺着出来。

一刀生一刀，生生不息，变幻无穷。

我大笑说：“好刀法，这是什么刀？”

那人冷哼一声道：“递归刀。”

背后，又有人刺出一剑。我一闪身避过，那一剑又分成数瓣，数瓣又合为一剑。一剑化万剑，万剑化用，层出不穷。

我又笑说：“好剑法，这是什么剑？”

那人轻笑一声道：“循环剑。”

我发声大笑说：“我不过一介匹夫，竟值得贵院出动几十位高手与我鏖战，真可谓快哉！妙，妙，妙！那我也为各位献上平生所学。”

说完，我施展起书中最后的“回收”大法。一时间天地变色，我感到一股巨力将我活生生钳在空中动弹不得，周遭的砂石草木都在向我席卷，只要碰到我的身躯，就化作几团细碎的代码洪流。

天上地下的几十位码师吓得面色大改，但无论何种码术丢在我身上，都会化作幻影消散。这股巨力越来越强，活活在我脚下吸出一个大坑。

绕着我身周十几丈的万物都被我吸成了虚无，而我这才反应过来...

小慕，小慕...小慕！

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让这功法停下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把所有的草木楼宇连根拔起，然后让他们灰飞烟灭。

所有的码师一一吸到我眼前消散，递归刀，循环剑，空大师，甚至是许久前险被我烧死的试官，都来与我寻仇。

他们挣扎着面庞，抽搐着嘴角，还有哭喊，只是在我这功法面前都无济于事，都是浪费力气的徒劳。我找不到一星半点复仇的快感，因为我知道，还有小慕。小慕，迟早也是这群人中的一个。

我身旁风声大作，隆隆的雷响不时地从我身边绽开。小慕也同样被席卷而起，她像一片柔弱的柳叶飘起来，飘到我的眼前，竟然还是喊着那样的傻笑。你笑什么啊，你知道你要灰飞烟灭了么，你笑什么啊。

我的傻小慕啊。

你怎么，不听劝啊。

撕拉一声，小慕的笑脸在我眼前化成斑驳的光点。

8.

过了这么多年，我的码术早已登峰造极，独步天下。

所有人都没看到的事，已经在我眼里了。

后来想想，当年我一点内存就敢挑战整个码院，究其原因，竟是我擅使回收之术。

没了小慕，我无欲无求，除了手里这壶茉莉。

我离了天机眼的摊位，在艾啼城里走着，身后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唤声。

是四零四。

他说：“好多年没见，你小子去哪了。”

我说：“跟姑娘有些事。”

四零四说：“你小子他娘的注意点，我当年一眼就看出那是个好姑娘，别亏待人家。”

我笑笑说：“当然。”

四零四问：“我刚才看你问天机眼事情了，三两银子一个问题你也问，问了些啥？问了儿子啥时候生？”

我说：“那算不上天机眼，只是个瞎子。真正的天机，只有我见过。”

四零四说：“你小子屁话还是不少。啥是天机，你说说？”

我说：“天机只要一说，就没意义了。你还要听吗？”

四零四说：“听，干嘛不听？”

我说：“天机就是，这世上的诸事，其实都存在一种...一种碟子里面。我们都是一个个虚无的符号，一种特定编码的数字。”

四零四费解地说：“你小子说明白点。”

我苦笑一声说：“说明白点，就是你我都是一本书的一部分。在我这句话说完的时候，这本书已经有七千零五十八字了。”

四零四说：“你是不是睡糊涂了？”

我说：“我也希望我糊涂了。可事实是，我泄露了天机，这本书马上就要结束了。”

四零四说：“好，那你说说怎么个结束法。”

我说：“我已经看到整篇文章的最后了，你，我，还有这个世界，马上都要不复存在了。在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刻，就没有你的话存在了。再之后的事情，就只与我自己有关了。”

我把那壶茉莉喝完，恍然觉得一阵晕眩。

承载我的文字到底从何而来，阅读这些文字的到底又是谁呢？

那个无形的书写者，又何苦戏弄，揶揄我，告诉我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寿命的，虚拟的符号呢？

罢了，罢了，纵然如此，我也过了这一生。

也算妙，妙。

只求你在最后，哪怕是你施舍给我也好，能留一个她的名字。

小慕。

完。

赞同 (371) 评论 (85)

相关问题

[如何编好一个故事?](#) 87 个回答

[《哈利·波特》这部小说有什么硬伤?](#) 561 个回答

[为什么感觉《三国演义》的谋略比《冰与火之歌》更厉害,而后者却更残酷?](#) 225 个回答

[你听过或写过最棒的故事是哪一个?](#) 799 个回答

[金庸小说中最匪夷所思的情节是哪一段?](#) 381 个回答

其他回答

李昭鸿, 么么你个哒, 人人都入戏。

更新了一下, 稍微完善了一点。

大体没改。

很多人问结衣是新垣结衣还是波多老师, 这个问题很深刻。

答案是, 你心里是什么, 她就是什么。

么么你们个哒。

终有一天我手中的编译器将成为我灵魂的一部分, 这世界在我的眼中将被代码重构, 我将看到山川无尽银河生灵都汇成二进制的数字河流, 过往英雄都在我脑海眼前一一浮现, 而我听到无数码农跪倒在我的程序面前呼喊。

他们叫我代码之神。

到那个时候, 我想我一定可以找回你。

—

这是一个属于代码的修真世界。

这世界里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东西，包括高山大海，刀剑风云，其本质都是一串数字流。

打个比方，如果你知道一块石头的内部数据结构，并且参透其中玄妙，你就能用程序和接口改变它的一切。如果能你参透自己自身这一个复杂的操作系统，就能重新编码自己，获得更大的能力。

所以你的程序水平的高低，决定了你的牛逼程度。

我们这些修真者，都叫程序员。

有人的地方，就有江湖。有江湖的地方，就有代码。

刚入门的时候，师傅跟我说，我们程序员修的，是一份境界。短短几句的代码里，要有最完美的逻辑，跟最精妙的算法。这本《算法导论》，你暂且拿去研修。

我们程序员，外修语言，内修算法。以数据为根，算天算地算自己。

听起来真的好酷。

但这个江湖，并不平静。几大门派，上有微软谷歌，下至百度阿里，每个门派风格迥异，明面上不曾和气，暗地里更有无数摩擦。

师傅说，我们知乎派，理论见长。尤其精通健身、阅读、旅行泡妞，指点人生。

我说师傅你是不是跑题了。

师父说我们这里三大软狗、哦不，三大软神坐镇，还有无数默默搬砖的程序员，如今也算在乱世立稳了脚跟。

师傅还说，江湖虽乱，但我们修真之人，说到底还是要修自身，恩恩怨怨都是过眼云烟，自身境界才是万源之本。

我点了点头。

师傅又拍了拍我的小脑瓜，慈祥一笑。他说，如果下次天涯派那群人还过来闹事，我们一定要秉承我们的自身理念来处理他们。

我知道了，我回师傅道，我跟刘看山一定会好言相劝，么么他们个哒哒。

不。师傅转身过来，鹰眼之中精光毕露，胡须颤动的嘴唇之中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。

灰飞烟灭，一个不留。

二

自我开始修真起，我练的便是 C++ 的功夫。

虽然大师兄跟我说过，不管你学的是什么语言，都是殊途同归。我们修真之人，都不要在乎这些差别，要参透的是程序的本质。

然后他又说，不过，用 Java 的都是傻逼。

大师兄跟我一样，C++ 的功底深厚，面向对象的各种技能用的精通，只是可惜，他还没有对象。

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下午，我们知乎派的山门被一众凶恶之徒所踏破，山石飞舞，浮尘弥漫，门派服务器都暂停运行。

大师兄坐在大殿房顶之上，喝一壶陈年的竹叶青。姿势潇洒，闷骚至极。

是他们。谁都知道，天涯派不止一次来闹事。

我从来没见过大师兄出过手。

天涯派的来人，在烟尘之中现出数个魁梧身影，还夹带了一声大笑和开场白：

哈哈哈哈哈，知乎派，hello world！

大师兄的眼皮都没有眨一下。

他的手臂之上字符串环流浮现，左手抬起酒壶一饮而尽，右手对着虚空就是一指，那一串字符都消散在空气之中，诡变出无数神秘莫测的代码。

刹那间风云突变，一阵狂风似有形一般，沿着大师兄所指方向似一条狂龙横冲了过去，一个照面便将几个大汉吹得撞出山门之外，摔了个七荤八素。

那一霎我屏住呼吸。

因为他侧面看过去的忧郁眼神真的很像梁朝伟。

大师兄整了整风中凌乱的发型，说，这就叫快速排序，将风压重新编码，所到之处，寸草不生。你们都还在解码自己，我已经开始操纵世界——天涯跟知乎，就是在这里的差距，懂？

都他妈的给老子滚。

从那一刻开始，我才知道，有些人已经可以编码这个世界本身。

这才是叫修真。

三

在知乎里修行了十年，师傅说我可以下山了。

我已经熟知 C++ 的基本技能，但师傅告诫我千万不要说自己精通 C++。他说，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可以说，他已经精通 C++，所以就算你装逼的时候，也要装得像个样子。比如，你可以说你精通 java。

我点头称是。

这十年来，我每日苦读《算法导论》和《C++ primer》，精通数据库原理跟操作系统，同龄人之中无人是我敌手，自认为天下哪里都可去得。

是为年轻气盛，是为势不可挡。

我下山之后，连连在江湖之中，将一些有一点点小名气的程序员斩于马下。

他们之中，有些是根基不稳，有些是反应迟钝，有些是冥顽不灵，有些是莽撞愚蠢。

当然，我现在说起来是云淡风轻，那是因为我在装逼。其实也经过了一番苦战，有过一些辛酸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将天下程序员排行榜第一千零二十四位的马特给击败，成功登上天下程序员战力排行榜。

马特这个程序员，有一些狡猾。他占据第一千零二十四位，已经很久没有变过。他精通计算机视觉，经常使用一些幻境击败对手。他比排在他上面的几位更加难缠，所以通常没有人会去挑战他。

但可惜他遇到了我。

我未必比马特更精通计算机视觉，但我选择以幻境制他幻境。

不是我盲目自信。

寻常高手与人交手，例如马特，会编译代码产生无数生猛幻境，比如让你看到周围都是毒蛇猛兽，比如让你感觉被无数刀光剑影包围，在你虚实不分的时候他只需轻给你一刀就可以结束战斗。

而我只用幻境产生了一个女人。

一个刻在马特的内置存储器里无数年的女人。这女人穿着印花的裙子，走过去转一圈，笑眯眯地对他说，今天阳光正好，你要喝一杯吗？

他败得一塌糊涂。

以至于我都把他鼻梁打塌了，他还流着鼻血，蠢蠢的望着前面的空气说，你终于回来了？

差点让江湖上的人以为我与马特有什么陈年往事。

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击败了马特，这也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消息，在江湖里传播。

从此我有了一个外号，他们叫我杀马特。

四

俗话说树大招风，人不能太出名。

有一天我走进一个江南小镇上的无名酒馆，想喝点酒。我下山的时候十八岁，如今正好一年。十八岁之前，我都没有喝过酒，因为师父说未成年人不许喝酒。

但今天我决定做一回成年人可以做的事。

挑了一个无名酒馆的原因是因为，我毕竟没有喝过酒，天知道我能不能喝，要是喝出了点事，这里也并没有人会认识我。

可没想到还没喝酒就出事了。

酒馆的柜台后面，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转了过来。见到她那一个霎那我脑袋里面闪过很多东西，比如下山的第一个晚上睡在原野上看到的漫天星星，比如生平我编过最精妙的让我拍了三天大腿的算法，像在黑夜里行走了很久的旅人看到的光亮，迷途密林里升起的炊烟，像我在山上见过烤熟一般熔金的落日，像一瞬的昙花，像永恒的碑拓。总之是一些美丽的东西，美丽的东西各有各的共通之处。

我有点慌了。

她问我，客官，你要喝点什么嘛？

我说，三两竹叶青。

正当我迷迷糊糊地在喝酒的时候，酒馆里来了一群程序员。

这群人，个个怪异，着红色冲锋衣，背黑色双肩包。但放眼一看便知道水平很高。

来者不善。

他们走到我桌前，将我围了起来。为首的一人说，他们是做安全的。

我心中陡然一惊。因为我看到了他们衣服里藏着的，三百六十度的环形刀刃。

一百年前，有一个叫奇虎的门派。他们每个人，都有一把神秘的三百六十度的环形刀刃，所以也叫奇虎三六零。他们声称他们的存在，是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保护世界的和平，是为了贯彻爱与真实的勇敢，他们是穿梭在江湖中的三六零。但他们却并不招江湖之中所谓正派的待见，于是一百年前的那场降魔大战，BAT 三家联手将其斩灭。

当然，我们知乎派，也在之中出了不少的力量。近些年听闻他们为复仇而起，专门挑一些过往仇家的新秀下手，没想到这次竟然是我。

我心中有了个大概，只是皱眉喝酒，问他们所为何事。

那为首一人，拿过我的酒壶，仰头一灌。最后一滴酒在壶中滴落之时，无数环形刀刃在我身边出现，他的手中也倏地出现一把，朝我迎面砍来。

竟是偷袭。

真是不按剧本出牌，哪有这么玩的？素未平生，一见面三句话没说完就要动手？

我脑海浮起师父送别我下山时候对我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。

他说人在江湖飘，哪有不挨刀。

面前刀刃之上闪过的代码我毕生未见，锋利无比，威力惊人。

我虽鼓动全身能量，将毕生所学顷刻编码，瞬间编译，但也感觉凶多吉少。

这电光火石一瞬间，只听得铛地一声，数把环形刀刃通通弹落一边，那些黑衣怪人通通倒地。

我靠，我有这么强？

只听得酒馆二楼悠悠传来一个女声。要打去别的地方打吧，进来酒钱都没付，还要打我的客人，这是何理？

原来是酒馆的女老板。

她从二楼飘飘而落，将我身边灰尘一扫而空，笑如弯月，朱唇轻启。哎呀，吓到小哥你了，真是对不起。

我以前听大师兄说，对于程序员，只有两种东西是天敌。一种是御姐，一种是萝莉。我说我不信。

我现在信了。

四

女老板说，可以叫她结衣。

她问我叫什么，我嘟哝了半天，我说我叫杀马特。

结衣说哈哈哈哈哈哈你真可爱我还非主流呢。

我说结衣，你怎么会这么强。

她说你不懂，我一个弱女子，不懂点编程之术，在这江湖里怎么开酒馆嘛。

我说结衣，你怎么这么好看。

结衣不说话了。

结衣说，你这个小流氓。

我说结衣，我大师兄跟我说，我们程序员只有两种天敌，一叫御姐，二是萝莉，你是哪一种？

结衣说，我都不是。

我说，哦。其实我心里想着的，是你都是。

结衣，你跟我一起闯荡江湖去好不好？

不好，你还没我强。

哦。那等我比你强了，我们一起去闯荡江湖好不好？

结衣笑了一下说，不好。

于是我就住在了酒馆里。

因为我可能，爱上了这个女人。

我杀马特曾经以为，我这一辈子就只能爱上一个女人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世间有万千行代码，万物都可编译，但你编译不了的，是自己的心。

结衣是一个看上去很好强，八面玲珑的女人。她的编程水平，比那些排行榜上五百位之后的怂蛋，比如我，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，但是她却在这里经营一个小酒馆。

我曾经问过为什么，但是结衣不说。

她只说她在等人。

我想问她是不是在等她的意中人，但是又不好意思开口。我怕是的，那我可能要伤心。师傅说修真的程序员，不能伤心。伤心的程序员，写不出好的代码。

所以我也只能等。

结衣真正笑起来的时候很好看，就像冬天里的火腿三明治，夏天里的咖啡味雪糕，总之又温暖又清新，跟她招待客人的时候的笑完全不一样。

可惜的是我没见过结衣真正笑几次。

每一天傍晚的时候，酒馆客人逐渐会变少。结衣会坐在酒馆的楼顶，望着天空变换来变换去的火烧云。姹紫嫣红，波橘云诡，翻江倒海，最后归于平静的火烧云。有一天我坐在结衣旁边，她在看云，我在看她。

我问结衣说，你为什么每天都在这里看云？

结衣转过来对我说，那你猜猜看咯。

我说你可能觉得看云时很远，看我时很近？

结衣嫣然一笑。

她说不，我只是在做云计算。

虽然我不太懂云计算，但我只知道那一霎在屋顶笑起来结衣比天边的火烧云还好看千倍。

不，一千倍太少，大概是 65535 倍吧。

有时候我也会觉得结衣很有少女心。

每一天的酒馆打烊之后，结衣会坐在酒馆一楼，摆一摆桌椅酒壶，有时候还会把许多酒坛叠起来，或者编程让它们组合出不同的样子。有时候是一个男人，有时候是一个女人，有时候是一家三口。

此时的结衣十分具有艺术气质。专注、一丝不苟，像我小时候玩积木的时候。

不同的是，我看得出来她眼睛里寂灭的悲伤。

我不喜欢悲伤，更不喜欢结衣悲伤。于是有一天这个时候我走上去说一句，嘿，结衣，玩积木啊？

结衣头都没转过来。

她说，不，我只是在建物联网。

我虽然也不太懂物联网，但我知道我懂她眼睛里面像深海里的灯塔一样，屹立不倒、隐隐闪烁、无处可藏的悲伤。

有些故事，可能一辈子也不能说出口。

但有些人，往往看到她第一眼你就懂得。

正如有些日子，也会不期而至。

那天酒馆外面都是黑漆漆的云，像有大雨将至。空气沉闷，也没有客人。远处的原野河流，都融进漆黑一片的视线之中，白昼如同黑夜。

结衣一脸严肃。

我说结衣，咱们把门关上避一避。

结衣一言不发，站在门口，看向远方。

过了一阵，远处黑云之中，竟然出现一个人影。霎时间，雷光闪动，暴雨如注。

结衣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似有无尽话语。

她转身腾空就飞了出去。朝着远处的黑云人影，鼓动着浑身能量，就这么飞了出去。

我大喊一声结衣，然后也跑了出去。雨越下越大，我只能隐隐看见远处电闪雷鸣，我在混乱之中大喊结衣。

他们在交战。

远处代码一行行在云端飞舞盘旋，命令与字节化为巨大的力量，我没有想到结衣竟然强到这个地步。

举手投足，山河变色。

我想起大师兄所说的，有人还在解码自身，有人已经操纵世界。

是一场恶战。

我只能站在下面看，我不能御空飞行，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交战的具体情况。

我心急如焚。

在一个天际的惊雷响彻之后，一道正弦函数冲击波将所有黑云弹射开来，而我只看到结衣在空中坠落的身影。

拨云见日，阳光普照。

在很多年之后，当我再回想起这个情形，也还是觉得，即便是临死之时的结衣，在空中的身影，也那么好看。

如流星坠落，天女下凡。

我抱着结衣，泣不成声。

她看着我，怔怔的看着我。

她说你别哭，真的，这是注定的一天。

她嘴角有血，眼中有泪，但笑的很好看。

她说我们家以前侵入过国家数据库系统，被朝廷发现灭门，我侥幸逃脱。但是不管我在哪里，总有一天他们肯定会找上来。

她说我等这一天很久啦。有个了结也好，这样我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。

她说很开心认识你。

她说你是男孩子，要坚强一点。不坚强一点，你怎么成为最好的程序员。

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，杀马特，你一定不要忘了我。

然后她就再也没有说话了。

我说对不起。

我说对不起。

我甚至都没有问过她说，你有心上人吗？

我甚至都没有跟她说过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。

我甚至都没有吻过她，没有牵过她的手，我们只是这样匆匆遇到，然后匆匆告别。

她的身体将化成一串数字流，失去结构，流向无尽的原野、河流跟大地，化为三月的春风、杨柳跟雨滴。

有些东西，是命。

她是一列注定驶向断崖的列车，而我也注定要当终生的乘客。

我的整个程序员修真生涯，在这一天，被分割开来。

对，我杀马特，在这一天之后，是一个一定要成为天下第一的程序员。

为了结衣。

五

并非是单单想给结衣报仇。

我们程序员的修真之路，内修自己，外修天地。

当代码可以操控天地这个最为复杂的系统之时，就一定会涉及到世界的本源之处。若这个世界的代码在我眼前一览无遗，或许我可以控制时间。

或许我可以从时间的 bug 里，找回结衣。

这是我这么多年来，唯一念想。

毕竟我们程序员，生来就要逆天改命。

毕竟我们程序员，都是背负至爱之名。

之后的时间里，我从程序员排行榜上一路飙升，五年之后跻身前十，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程序员之一。

我树敌无数，也击败无数敌人。他们之中，甚至有自创一门语言的奇才，有号称已然精通 C++ 的装逼犯，有对各类操作系统跟编译原理都熟悉无比的怪才，但是，不管谁，都无法阻挡我杀马特的脚步。

无人可挡，生来彷徨。

但，即便是到了我这样的水准，我也依旧无法知道，如何寻找这个世界里时间的 bug，甚至都没有一丝头绪。

每逢 debug 的夜晚，我都会想起结衣，明媚如歌的笑容，和她从天而落，如佛光普照般的美丽。

但这又时时提醒了我，我可能真的已经离她远去了，而我无能为力。

这世间我认识的高手，都无法为我解答这个问题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在山间遇到一个红衣人。

他是个高手，从看到他码出第一行代码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这是个绝顶高手。

山野相逢，抛却了身份。我跟他把酒言欢，知无不谈，倒也痛快。

直到我跟他说起关于这世界里，时间的 bug。

他说，这世界极有可能是在一个环形循环之中。说罢他从怀里掏出一把刀，却正是奇虎派的那把三百六十度环形刀刃。

他说你看这把刀，我派毕生所愿，即是参透这世界的圆之循环，重新编码，到时候天下唾手可得。

我说，我不想要什么天下，我只要一个女人。

红衣人哈哈大笑，说，那你加入我们，来我奇虎参透这世界运行之时最底层的命令，参透这循环，说不定你就能重新遇到那个女人。

对，我没有犹豫，我答应了。

他说，他叫周红衣。

六

我就这么加入了奇虎三六零。

彼时奇虎正在重整旗鼓，周红衣想要东山再起，他不能少了我这个助力。

从此我手里多了一把，三百六十度的，环形刀刃。

萧萧狼烟，江湖恩怨再起。

人在江湖，真的身不由己。

我一边参悟奇虎派祖传的代码跟算法，一边帮奇虎派征战天下。

我是知乎派出身，根正苗红，师傅知我落入魔教之手，竟还帮所谓魔教征战江湖，掀起腥风血雨，吐出一口老血。他们也曾劝降，但我不为所动。

我心中，有我自己的编程之道。

我很清楚我自己在干什么。我很清楚，男孩子，要坚强。

奇虎的势力扩张得很快，但正邪势不两立，BAT 三大派见天下形势如此，便要集结程序员高手部队，重新再剿灭一次奇虎三六零。

他们说，一百年前能灭的，现在也能灭。

而他们带队之人，正是当今天下排行第一的程序员，出身知乎、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师兄。

大师兄，真的好久不见。

说实话，虽从一开始，我便知道自己背负的是什么，但我也并未想过，有一天要跟大师兄动手。

也许在成为男人的路上，杀死偶像，都是不可避免的一环。

大师兄还是酒壶一把，桀骜不驯。他说傻小子，你现在过来，还真的来得及。

我说大师兄，皇皇天下，哪有什么正邪分家。无非是你来我往，你抢我杀。咱们做程序员的都知道，手底下见真章。

大师兄喝酒，哈哈大笑，他说你有长进，然后把酒壶朝天一扔。

Talk is cheap, show me the code。

七

与大师兄交战之前，我正参悟到这个世界代码的一些关键之处。

如今一战，倒是针尖对麦芒。大师兄的编程能力，已然步入化境。代码不在手上，已在心中。物质都是数据，规则都是代码，一时间天地轰隆，流云沐风皆能当锋利兵器，重力气压都能做任意改变，我跟大师兄从天到地，战了个平分秋色。

大师兄说，没想到你小子这么难缠。

大师兄说，对不起，我必须解决掉你。
为了正义。

我从没见过他说过对不起，这正如他一定会放一个前所未见的大招一样可怕。

大师兄操纵无数代码，打入大地之中，蓦地瞬间，我感觉脚底重力似乎加大了无

数倍。

好沉。

好一个无限重力流。

我们这边的程序员，要么被强大重力挤压变形，最舒服的也寸步不能动弹。

大师兄竟然还没有结束，他接着操纵无数代码，打入遥远天空之中，竟从无垠星海之中召来巨大陨石。

陨石当空，重力无限。

这两者相结合，他竟凭他一人之力，要横扫整个奇虎。

不愧是天下第一的旷世奇才。我承认，面对这样的攻势，我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。

但我也并不后悔。

既然踏上这条路，我就没有打算过回头。

没有什么值得后悔的，没有什么值得放弃的。

陨石从我头上落下之时，生死交错的瞬间，我仿佛又看到结衣的脸，看到我过往二十多年击败过的程序员，看到马特怔怔望着前面的空气说话，看到流星和佛光，像电影一般飞驰而过的场面。

我突然领悟到些什么。

我在那一瞬也打出无数代码，我打出的代码，跟大师兄的，一模一样。

复制代码，通常比较容易。

我脚下重力瞬间又加大无数倍，其他的程序员早已不堪重负，化为一摊数据流。

而那个陨石速度越来越快，擦出巨大的热浪火花，空间都变形扭曲，周围一切化为粉末，消散无形。

我以为那个瞬间我已经死了。

而我在那一个瞬间，看到了时空的奇点。

时间是一个圆。

我靠近它，向死而生。

前方白光一片。

八

我睁开眼。

眼前是那个熟悉的酒馆。

我推开木门，走了进去。

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转过来，她问我，客官，你要喝点什么嘛？

我哽咽一笑。

说，三两竹叶青。